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淵穎集卷九

元 吳萊 撰

古琴操九引曲歌辭

始予少嘗學琴學之數日曾不能布指爪而辨徵角甚矣哉琴道之遠也蓋予每思古人之去我者久不可復見徒欲想其遺聲遺韻而庶幾或得其心術之所存情緒之所託終以不克而後止是以常咏其辭樂家諸書

又或不載或有載者多非其舊且至有聲而無辭甚矣
哉琴道之遠也古者琴有五曲十二操九引五曲者鹿
鳴伐檀騶虞鵲巢白駒本詩也漢魏以降惟鹿鳴一調
僅存十二操者將歸猗蘭龜山越裳拘幽岐山履霜雉
朝飛別鵲殘形水仙襄陵古辭或存或亡而存者類出
後世之傳會漢蔡中郎及唐韓吏部曾作十操水仙襄
陵且以其繁於樂工琴師不復採用故今特因琴操九
引復補其曲辭是數曲者頗本於婦人女子仇讎羈旅

幽憂抑鬱之懷君子猶得以少迄於古是則所謂琴道之遠者誠有異於閭閻下里折楊黃華聽之則嗑然而大笑者矣夫何遠哉遂從而具錄其辭

烈女引楚樊姬作

瞻巫山兮崔嵬又江水兮委夷草木兮芬芳鳥獸兮號悲孟冬十月兮森然樹羽野火電揚兮袒裼暴虎君王耽樂兮妾心獨苦妾心獨苦兮無使罪予嗟嗟兮國之無人莽莽兮雲夢有洲甘酒兮厲生淫獸兮禍來君王

耽樂兮樂滂沛安處深宮兮焉知外嗟鹿與女兮自古
戒之君王亟歸兮匪妾之私

伯姬引魯紀伯姬作

北風兮喑喑雨雪兮漉漉我心兮殷憂東海決決兮大
邦為仇平原何有兮廣澤有樹鴻鴈哀鳴兮麋鹿騰驚
兵車麟麟兮在彼行路疆事弗靖兮委儀章而謀去我
生而存兮日蹙我國我死不瞑兮思不血食父母既沒
兮歸又不得周公有鬼兮曷徵予福我泛兮柏舟蕩蕩

兮中河時歲不與兮可奈何遭此鞠訕兮奈若何

貞女引魯漆室女作

春木兮含英野花兮幽香我何所嘆兮我何所憶主少
國懷兮使我悲惻嗟彼女子兮婉婉令姿盛年不出兮
老將遠之嗟彼女子兮無非無儀肉食者謀兮汝何憂
為我藝我葵兮我藩我圃過客馬逸兮莫之或禦藩拔
葵踐兮飢哺無所廟堂失策兮婦女為虜悠悠蒼天兮
天道惡盈知我謂我兮秉心獨貞陽和幾時兮霰雪其

卷九
零懷貞見疑兮曷其可懲

思歸引齊衛女作

麥秀漸兮禾黍油油越有鳴雉兮粥粥道周朝陽烜然
兮雲霧塞天中道徘徊兮喪我好述紅顏摧頽兮欲飛
復止縞衣入弔兮既悲且毀禮有未合兮不敢徇死先
王之懷兮敢辱王子父母鞠我兮胡然棄之宮庭嚴肅
兮廼闕於斯身微節大兮涅不可緇創巨痛深兮隕命
為期我思古人兮我敢失正天命早寡兮匪汝兮聘我

歸之思兮渺哉河梁誰謂衛遠兮歸我其航

霹靂引楚商梁子作

步出郭門兮一何蕭蕭念彼古澤兮興言來游山長水
濶兮曠無儔侶天地晦冥兮霹靂儼予玄雲兮沍凝急
雨兮滂沱冰雹兮交加蛟螭兮湧波捷捷業業兮天何
我駢軫軫駘躄兮道不可以咫尺危顛疾廢兮物無不靡
側身慎行兮庶無罪悔神龍之歸兮肅然川坻雷公上
天兮挾輶以馳昔何噫噓兮今何怒為巫咸去我兮誰

其得知

走馬引秦檣里牧子作

白楊刀兮宛魯矛枕戈待旦兮思報父仇父仇既報兮
義不共戴亡命不出兮遁我於隘山高無人兮上無日
星夜聞有馬兮繞屋嘶聲天不祐我兮思追我兵橫屍
都市兮國有常刑我徯以徨兮莫履我發沂澤瀾漫兮
道路超忽我啼斯漆兮我軀斯厲所處何危兮命幾一
髮追兵既遠兮孰知其然馬跡在地兮莫辨東西父不

可見兮我志獲伸我死得所兮嗚呼終天

瑩篴引漢霍里子高妻麗玉作

浩浩兮洪河有叟一人兮攜壺赴波我急爾止兮無械
迎汝爾竟汝渡兮爾何所苦龍伯兮馮陵鮫魚兮參差
戕風奔騰兮霧雨渺瀰磨牙吮血兮制汝殭屍爾死於
渡兮奈何乎我我亟從汝兮我死其可毀容惡服兮志
不可回埋魂墮骨兮委命黃泥碣石嶄巖兮望不可測
精衛銜石兮曷海之塞曷海之塞兮恨與之平知我如

此兮不如無生

琴引秦屠門子作

山嵯峨兮我車之將水決潏兮莫之或染世而溷濁兮
黑白不明干戈日尋兮武夫顏行天寒而燠兮厥有瓜
瓠士賤以拘兮不敢容悅黔首之愚兮爾乃自愚謂儒
可僂兮儒則何辜長纓兮縵胡瞋目兮語難堯舜遠而
兮旦不復旦豺虎咬人兮潔身去亂商洛有山兮晻紫
芝嗟彼美人兮跂予望之何世之不偶兮曰安其危而

利其蓄天道至此兮我命之衰

龍丘引楚龍丘子作

春花兮亂開秋葉兮滿階時不再來兮我憂用老久行
懷思兮我歸無所鳥則有翼兮魚則有鬐
濤霍有岳兮江漢斯波徘徊不進兮
兄彼路岐僕夫告病兮飢馬

關

我夢之歸兮吾鄉我里門闕依稀兮墟墓則邇魂神
怊恍兮一夕九徙父母何在兮敢及妻子天陰歲暮兮
北風之寒曰我無衣兮坐不能餐我拊我膺兮摧我肺

肝閔天嗟嗟兮喟其增歎

三彭傳

昔在天地未判之初混沌沌玄玄黃黃載清載濁實
陰實陽水火交運日星乃光爰有神人厥名曰突實生
其間吞吸元精孕胚巨靈上顙下趾肩髀成形口味鼻
羶目色耳聲一機既開萬化則行爰有三子受氏惟彭
孟琚仲質季矯是名相其居處託彼衆眊私其喜樂潛
觀默爭吉凶糾纏禍福搶攘無有唇齒讒言其興無有

刀戟積不相能人類用殄鬼恠為朋天下雜擾而欲以
聽直於明庭於是黃帝乃召天老而問曰朕治天下嘗
以為天下已治矣三光齊明萬物順軌教流民人德
洽遠邇昆蟲喙息草木藿靡華夏蠻貊率我綱紀彼獨
童狡嚚昏頑鈍椎鄙機心日滋嗜慾鋒起是何人情之
大不美也彼三子者何以敢于亂始歟天老對曰臣不
識也帝盍即是而誥焉孟琚率爾而前曰自臣之生茫
無識知秉心多慾觸事即思揣摩顛倒神去鬼來廻翔

無象振轉九域莫高匪山隳若阜隄莫浚匪淵規我沼
池貪贏務畚乘間抵巇巧窮毫髮枚數根荻他人富利
視若已私叢為怨府襲作禍媒耽逐注睛誦談流聚已
苟可得靡有留遺仲質感乎其容以次進曰自臣有行
獨我勞苦勃然變色赫爾齎怒狹中淺量牯臙肺腑言
槍暴發氣韞交鼓霆砰電擊燁燁蓬午草搖風動淫毒
齊弩恍浮嘍喑唾暗噁誚譏是非顛錯橫豎孰蛙眸
眸孰螳攘股妄恃我強一與時忤千金解仇睚眦為虜

世不我容胡寧可數季矯後至奮而稱曰嗟乎異哉伯仲之言臣殆不敢以默已自臣之生肆其殺殘按膝危踞瞋目語難犀渠鶴膝蛇矛荼穢嚼肌洩憤鏤骨求瘡力可抗虎雄狡弗完射則命中飛走欲殫一言相加六親無驩兵在其頸髮上衝冠精神燦發魂魄遁奔積骸為丘流血成丹戰聲未泯敵膽已寒志在我勝疇測吾端於是黃帝宥若有間黯然不怡起顧天老復極其辭已而彼三子者逡巡拱立錯愕失次同辭而進曰惟帝

清問下民鰥寡無蓋臣雖不言帝之視聽可盡蔽歟蓋
臣聞之人生一世本自化樞孰不百年我謂斯須倏其
童幼馴至老枯何頭不禿何體不雕貴榮賤辱利害爭
驅死喪病瘦悲嘆囚拏開口笑言能得幾娛縱情恣欲
豈我過踰方其賦形我有軀幹日忭美日清揚雄髯佼
大肩背豐厚手足輕快語音如簧容止若畫市童與暖
隣嫗竊昧是皆自然罔有過害至若疲癯連蹇病瘵盲
聵步趨如繫顏而弗覩視臣之全生而抱形者百不逢

一孰可倚賴飢羸危窘菲惡困殆褐裘不充藜藿弗噉
視臣之順適而愜體者千不遭一復何怨悔古人嘗有
言曰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則用之山丘之高川澤之卑
肖翹翹蠕華實葉枝時至氣來各有所闕

宜是以人為萬物之靈而實用夫萬物豈我之私然則
世之所有天之所樂但知性情何有規窺名車駿乘鞍
韉轡絡芳醪美饌鼎飪羃杓奇聲異伎絃箏粉澤任口
醲鮮隨身煜爚此殆臣兄弟之所喜聞而時俗之所謂

憂譴者也嗟乎人不可以無權權高則廓權降則鞭人
不可以無勢勢盛則燦勢傾則縛惟泉濫觴而必達惟
火燎原而必灼順臣者得志而相矜閔臣者逆天而自
蠹是故思之不得而至怒怒之不已而成僂臣猶恐其
未足以竭平生之志騁一己之欲徒大期俛仰而向盡
此所以終歲犇跳而蘭轡者歟雖然彼兇而暴世之下
愚罹法受戮殘辱狗猪當其生存恣意所如此通而睿
聖人之徒黃馘槁項飢餓體膚及其沒身併盡丘墟是

蓋天下之雜擾者或脩或短或黔或皙或壽或殀或遭
病患或遇禍譴各有天命弗勞人力恒自困於昏睡反
謂臣之讒賊而彼衆人方欲以是而聽直於帝庭也孰
為直歟於是黃帝乃召天老而告曰自朕之治天下帝
榆無道侵欲諸侯蚩尤暴起兵亂冀州太一奉符天一
獻謀一戰而勝涿鹿是都櫓巢營窟風雨漂搖果蓏蚌
蛤臭穢腥臊民人告病我是用憂制彼藥餌務為民述
彼三子者叫囂雜還兵之不可藥之不及雖欲本其致

亂之故用以變之母乃天下終未能盡治歟天老對曰
臣聞上古開物之時天高地下風氣漸張醴泉灋注地
膚馨香上飛下行身有光芒歲久念食嘉穠穠穠民有
爭心變生穠穠爭之不已殊厥井疆天人既離善惡乃
彰彼三子者始得以自肆其姦而莫之或攘然臣嘗稔
其言矣琚也多思宜於長顧而却慮質也多怒宜於憤
世而嫉邪矯也多殺宜於徑情而直行是誠有害於聖
人大公至正之道者臣則請帝杜其晏安之毒斂其廢

痿之機浣其腐腸之食齧其伐性之媒則彼三子者之
致亂猶可及止已何謂天下之未能盡治歟於是黃帝
乃即齊宮累月不親政事經年不適聲色悅兮愔兮而
或與方寓謂朋等問道具茨合符釜山且又神游於華
胥氏之國天下大治由是三彭不振遂至於亡

為說者曰予聞祝融之子厥有大彭實居彭城是為彭
姓至周有彭人別居庸蜀微廬之間非其後也蓋今三
彭氏本在於黃帝之世則又異矣雖然大彭之後有彭

祖曾以雉羹享帝帝錫之壽考至八百歲而彼三子者乃幸人之有過出讒于帝以求享而人用是禍患妖札者相繼此則又與彭祖者果異歟悲夫

潘生傳

潘生者富陽人世業農幼喪父獨與兩弟奉母居間出與人執塋甃治筐筥又為善工大德間江南大饑人民道瑾者相望自度無所得食曰吾終無以給母則母子俱死等死盍若用吾強壯少延母旦夕活乎即以母屬

兩弟自傭田鵲人乃告母曰兒當傭錢塘數月得錢米
活家且自活毋勿憂既田鵲人得轉賣遼東遼東大家
軍戶遣代戍虎北口會有詔江淮子女流徙者衆禁
人毋得轉掠饑民使悉還鄉土遂從遼東給過所道遇
一女子鴉髻尾行問之則曰淮產也昨因饑父母棄我
轉徙數家今主家使我歸君南人儻挾我得同歸乎於
是日即操瓢道乞夜泊茅葦中雖顛沛流落親狎日久
曾無一語少及亂渡淮曰我家通州今近矣君盍送我

到莊乎及女子上堂見父母攬涕泣起相抱持詰門外
同來者何人即引生更衣具酒有樂飲酒半執醖跪曰
吾女幸完骨肉歸見鄉里免罹霜露盜賊君力也今吾
女猶處子君誼聲暴淮楚間且君去家久母不知在亡
歲丁游饑鄉閭必離析廬舍必墟莽雖有兄弟亦恐不
能自存活吾家尚薄有園田給饘粥吾女實君箕帚妾
也君必無歸生則毅然謝曰吾何敢以若女為利哉吾
雖賤不讀書且義不敢取况吾母固衰耄度尚可活萬

一母死兩弟儻或有一存今遂不歸是吾遽死吾母也
吾又何忍即安此土乎遂告歸母死者蓋三載兩弟亦
死生追制服復食其故技於鄉以終

為說者曰凡人自立天地間夫妻子母天屬也人子事
親候顏色具甘膳鞠躬盡力雖生死不輟違去今生自
棄其身饑寒中規奉其母母幸粗延數日命猶念母終
身可不謂孝乎世衰民散流離男女或強暴侵陵或謠詠
善淫鮮能自合於禮法者今生偶以塗路相遇守節不

汚卒辭其婚可不謂義乎嗚呼世之不及此者衆矣一
恒人乃凜然類古獨行君子尚可謂世為無人邪然生
終以老死沒沒視彼妄夸姦倭反以義俠特聞嗚呼此
又何為者耶

韓蒙傳

韓蒙者永豐人家本江東大姓善賈至蒙益蓄善田踰
數萬畝計

闕

常低首下氣類懦夫女子未嘗敢出

纖芥語鉗制人視歲貧有醵餼給鹽米炭死或給棺蒙

鄉里待蒙舉火者或數十家蒙每售田田必過直與錢
且追舊券自筭曰某售某田彼欲速我貨今我入穀田
實上腴我欲久有我業又乘人之時詘恣贏於已毋乃
為過貪已乎復召與錢蒙既老謀卜山以葬鄉人有山
最吉即獻山蒙不可蒙諸子遽割園田與山多寡埒蒙
又不可曰我死歸我骨免烏鳶免螻蟻山泉樹木悉為
我有且彼豈或不能自為竈願藏我乎復估山所直與
錢鄉人不肯受召與飲強授錢乃已自是鄉里童耄見

蒙米必謹曰吾長者凡在東阡西隄田芄然茂園莞然
蕃池萼鉅魚山養嘉木蒙曾不待防護程督利日歸蒙
然蒙頗以財自衛無有妬蒙而思欲撓奪之者故蒙卒
以富饒終其身嗚呼世所謂大富家者豈盡蒙比耶自
其乘時射利血牙腊毒不至於谿壑屬厭不肯已終不
免自陷其身為刑僇之民自蒙處之誠不肯頃刻安寢
食彼方亟肆其術肥家而瘠鄉恫疑噤喝持鄉社輕重
搖脣鼓筆挾州縣短長徒以爭強競得於一時不卹其

後或一世二世三世子孫既已凋喪廬舍既已摧落田園易主丘木斬伐固有遺孽至使鄉里衆人追數其既往之愆尤曰天定者勝人視蒙獨不可愧耶嗚呼吾每觀數十年來世衰俗下田力頓耗泉脉寢竭歲無美禾山恒蒿然池多智蟻不得孳鯢鮪是豈天時人事相為上下本其人一以貪殘剝磔之行自戾於天不有天菑必有人殃而天特有以默勝之耶然而天下多故閭里益騷糠粃不克口裳褐不掩脰悲憤姦悍而欲競洩其

毒以逞莫之底止是果世無富民長者耶嗚呼幸使吾鄉里知有蒙也可以勸

為說者曰予聞潁川白晉言如是晉嘗官游其鄉至蒙家蒙具水陸蠡斃時新蔬蓀醢醬葱漆耳烹淪調齊執酒漿獻醕拜跪恒中禮一發言必及於善其每遇客盡然此殆富而好禮者乎晉北產悖樸不妄人也故蒙之行事實可傳

會稽傅氏夏小正注後序

夏小正本古書殘缺近會稽傅崧卿頗就大戴禮校讎
刊注刻在會稽學宮蓋昔孔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
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說者則謂夏時夏小正
也聖人當春秋之世每告顏淵以王者百世通行之道
首曰行夏之時殆取其歲時之正政事之善也此豈果
謂夏小正之一書哉周公之時訓呂不韋之月令類若
一本於夏小正而又加詳漢魏以降嘗建讀時令之官
凡以夏禹周公之典世宜守之而不敢有逸故也後世

儒者乃欲舉時訓月令而盡黜之且曰天時之運行有常而王政之設施者無常起居號令慶賞刑威惟其所值而即行之誠不可以非時而暫廢苟不即行而暫廢則天下多滯事矣予試論之天之與人一理與氣而已蓋惟理常為主而氣之所一屈一伸一開一闔暑焉而土山焦爍寒焉而川澤凝沍天下肖翹羶蠕根莖浮生之物無不熏蒸融液周流交灌而舉不得逃焉理固在是也聖人之所以為人每全其理之所賦而又順其氣

以行之不敢少逆因時制法按月布政春夏陽舒而賞
慶行秋冬陰慘而刑威作是皆悉本乎天之一屈一伸
一開一闔而固非我有作為於其間萬一有逆乎此而
天道遽為之變一言之發與某休協一事之動與某咎
應春秋洪範家類能言之而後儒或譏其泥者此猶嚮
謂時訓月令之可盡黜者也嗚呼夏禹周公之典不幾
於遽逸矣乎夫夏后氏之政典嘗曰先時者殺無赦不
及時者殺無赦然所謂先時不及時者豈有它哉春養

孤子秋食者老每事不敢有違其時者是謂經制盛夏
非行師之期而興師窮冬非肆眚之日而肆赦則是一
時之所值有不容不舉其事者是謂權術自天道而觀
雷霆霜雪一切各以時至者則理之常不以其時至者
則氣或有以激之而理則非常聖人之典亦道其常者
而已矣今而曰天時之運行有常而王政之設施者無
常起居號令慶賞刑威惟其所值而即行之誠不可以
非時而暫廢是徒苟用乎一時之權術而終不得乎王

者之經制且夏禹周公之世因時制法按月布政天下亦何嘗多滯事哉為此說者殆不究乎天人之一致而務欲裂而二之者也然而古者聖人之道每與天地之化相為流通泊然而神明內居窅然而氣化外變是故冬而振雷夏而造冰宜若或違於天而天固不能違之此不可以一槩論也自惟聖人知其理之若是而必道其常以垂世立教陽氣一通則鑽燧改火陰氣一斂則築室藏冰觀其所以彌綸匡贊節宣調變於天地陰陽

之間者豈為無所用其心哉賢達君子治其一身且順
天地四時之變調其居處節其飲食禁其嗜欲適其志
意一國之政辟之治身則又大矣傳不云乎周歲多燠
秦年多寒是特昧乎夏禹周公之典或流於舒縱遲緩
或陷於嚴酷刻深而不自覺焉者也由此觀之孔子嘗
有取於夏時者天時與王政相參王政得則天道自應
後世儒者乃欲舉時訓月令而盡黜之則先聖人不謂
其歲時之不正不謂其政令之不善哉嗚呼此亦不得其

說矣

南海山水人物古蹟記

南海蓋禹貢揚州之南境春秋戰國時地本百越至秦始通而尉佗王者五世漢元鼎中南越平立南海等郡屬交州治蒼梧建安中徙治南海吳孫權初割交州立廣州而南海郡立廣州永徽後嶺南五管悉隸廣府咸通中復分嶺南為東西道廣為東道唐末迄五代南漢劉氏據之及宋初而後平今廣州上路領縣七番禺秦

縣南海增城漢縣新會清遠隋縣東莞唐縣香山宋縣
廣大府也山水人物古蹟之灼然可紀者夥矣粗載其
大略于篇

番禺山在番禺東近城兩山相屬高大餘山海經黃帝
生禺號禺號生禺京處南海一曰二禺山或云黃帝二
庶子善音律南採崑崙竹制黃鍾宮遂隱此山

五仙觀山在子城內楚高固時有五仙人人持穀穗一
莖六出乘羊衣羊具五方色遺穗州人羊化石仙人騰

空去

南海廣利王廟在番禺南廟有唐韓文公碑王簡玉硯
象鞭精緻鄭綢出鎮時林霽守高州獻銅鼓面濶五尺
臍隱起海魚蝦蟆周匝今藏廟中宋真宗賜南海王帶
蕃國刻金書表龍牙火浣存並存

浮丘山在南海西本羅山朱明之門戶浮在水中篙痕
宛然今去海四里有葛洪珊瑚井洪煉丹海神獻珊瑚
中宿峽一曰峽山在清遠東山對峙江中秦趙胡曾釣

得金鯉可重百斤貢之秦王有釣鯉臺東有尉佗萬人
城南有標幟嶺唐大厯間哥舒晃叛廣州討晃夢神人
謂曰見幟即回及晃平回師山頂有掛幟

白雲山在番禺東山高無泉有龍化為九童子泉遽涌
時有五色小蛇蜿蜒下為大小水簾洞秦安期生隱處
始皇嘗遣人訪安期生或云子城東有安期生蒲礪溪
礪中產菖蒲一寸九節食之仙

任囂墓山在西城內囂秦二世時南海尉病召龍川令

趙佗使行尉事囂死秦亂佗竟自王

越王臺在大城北尉佗築西有越王朝漢臺歲時望漢
拜兩臺踞山嶺屹然山有達磨泉達磨自天竺航海至
指其地曰地有黃金萬餘兩貪者力鑿得泉達磨曰是
可銖兩計哉今海水鹵鹹泉最冽

越王趙佗墓山在南海南自鷄籠岡北至天井連岡接
嶺佗葬輜車四出棺塋無定處吳黃武中交州從事吳
瑜訪佗墓莫能得獨得王嬰齊墓珠襦玉匣玉璽金印

三十六銅劍三爛若龍文悉螭玉押金飾後瑜携劍經
贛上飛入江水

南越王弟建德故宅在畝城內吳虞翻移交州時有園
池唐六祖慧能剃髮受戒寺有壇壇有菩提樹房相國
融譯楞嚴經有筆授軒大硯融自刻大唐神龍改元七
月七日天竺僧般刺密諦自廣譯經出此硯堅潤可愛
藏殿內有屈胸布西天衣繡內相大如兩指

越井岡在南海南一曰趙佗井一曰鮑姑井鮑姑葛稚

川妻嘗行灸南海善灸贅疣唐崔煒遇姑得越井罔父
南漢劉龔號玉龍泉禁民不得汲

石門在南海北山夾江對峙如門漢樓船將軍楊僕討
南越先將精卒陷尋峽破石門東有貪泉晉吳隱之刺
廣州酌泉賦詩處隱之北歸家人攜沈香一斤覺投香
江中

漢徵士董正墓山在番禺東正州人清白不羣晉隆和
中太守素彥伯求其後旌之

馬鞍山在番禺北秦時望氣者言南海有王氣發卒千人鑿山狀如馬鞍漢伏波將軍馬援嘗駐兵山岡每風雨晦冥聽之若有軍聲殷然

盧循故城在番禺南城南水洲狀如方壺蓋循故居處今盧亭夷人男女椎髻俗採魚蠓藤竹又有龍戶一曰蠶戶舊傳循字元龍此恐循遺種五月一日禁水蠶戶不設網罟

石鼓山在東莞南山有石如鼓鼓鳴世亂兵起盧循東

寇隱隱有聲

金牛潭在增城南本增江水潭有金牛晉羅公釣得金
縑牛從縑出見人復沒斷其縑得一尺義熙中周靈甫
勇掣得三尺唐韓文公宿增江口有詩示姪湘

甘溪在南海東晉廣州刺史陸自西北百餘里築堤瀦
水給城南漢劉氏開甘泉苑汎杯池南有陸公亭故基
夾溪種刺桐木綿花開殷艷如畫

博大山在番禺東山有盧循母檀氏墓東南有盧堠循

浮海與吳隱之戰立烽堠處山下溪有神鼎唐劉道錫
刺廣州遣人係鼎耳出鼎耳斷鼎沒執紼者耳盡痛
馮盎墓山在新會北盎世為南越首領祖父寶守高源
聘譙國夫人洗氏寶死洗懷集百越斬歐陽紇陳給洗
鼓吹麾幢至盎三世武德中盎將南越衆附唐

赤石岡在番禺西南山色赤如火然唐有扶南人請以
黃金萬鎰市山發寶藏刺史韋明曰南州鎮山也弗許
景泰山在番禺東北山巍然聳拔下為越溪唐景奉禪

師卓錫處古有七仙人守山後發得石履二古鏡一紹興間風雨山裂又得唐天寶時銅鐘並藏寺中

黃雲山在新會北唐一行禪師來游此山黃雲自山出如金輝映衣袖遂卓菴山巔弟子至者五百餘人

寶莊嚴舍利塔在西城內梁大同間曇俗法師奉武帝命求釋迦舍利創千佛塔唐高宗時廣州都督李重建王勃記有古井九繞塔內有古時藏劍一鏡一鉞瑩下發得佛牙舍利似是梁代故物

金芝巖在清遠北唐天寶間望氣者言南海東南內有
靈山發金草遣使得金芝二十四莖錚然作金鐵聲

黃巢磯在清遠南黃巢寇廣州殺李佑覆舟處

西樵岩在南海西南岩有石室石珠飛瀑如瀉下為玉
女淘沙灘漉梨泉龍泓九真洞歲時恒禱雨龍泓占風
雨雲氣南漢時有烏利仙迹

鎮象塔在東莞西南漢禹餘宮使邵廷瑁造廷瑁劉氏
愛將崇告劉鋹曰漢承唐亂幸天下有故干戈弗及漢

寢驕今諸國悉珍寶奉中國漢不可後否則宜斂兵自
守已而宋師至廷珣將舟師出洗口銀疑廷珣必叛殺
廷珣禹餘宮漢離宮九曜石在西城內城有湖長百餘
丈水凝綠列石嵌竒突兀類太湖靈壁者九南漢劉氏
集方士煉丹處

蘇文忠公古舍利塔在東莞西資福寺羅漢閣狀若覆
盂文理類芭蕉五色備具蓋古佛腦骨也比丘祖堂夜
夢赤蛇吐珠白壁上旦果得舍利建塔公自作銘以實

之

東坡泉在西城內天慶觀蘇文忠公初鑿得一石狀如
龜泉涌出號龜泉清冽亞達磨泉淳祐間經畧使方大
琮浚泉護以定林廢寺鐵井欄大琮有鐵井欄銘

仙女灣在香山南海中宋益王昱南遷泊仙女灣丞相
陳宜中欲奉昱葬占城颶作昱殂墓香山宜中遁殿帥
蘇劉義追宜中不及夜有火燒仙女灣舟艦幾盡

崖山在新會南山有兩崖對峙海潮出入宋紹興間嘗

置戍衛王曷南遷結營崖山海中海水鹹汲道斷天狗
墮海聲隆隆如雷丞相陸秀夫朝服抱衛王沈海文武
嬪御從死者萬數

大溪山在東莞南大海中一曰礪州山有三十六嶼山
民業魚鹽不農宋紹興間招其少壯置水軍嘯聚遂墟
其地今有數百家徙來種諸芋射廩廩時載所有至城
易醯米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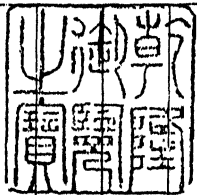
為說者曰東陽李生自海上回為言南越事山川風土

悉有可考者夫南越本一州地自秦漢以來始通尉佗
之自王劉襲之專制亦嘗自同中州崛起數代至於天
下盡一而後能有定豈不以其山海之險遠故哉當今
廣為大府自江嶺而上經大庾關隘之高峻自閩徼而
入過潮陽嵐路之稀遠自牂牁而下則又將歷灘江湟
水瀧石之崑崙黃茅青草炎瘴襲人毒蛇猛虎山谷盤
踞是故世之仕者恒未嘗願至至則常數期日而或不
足以償其苟且塞責之心然而晴天勝景山靈開而海

氣伏珍禽嚶鳴異草叢生花有素馨朱槿果有荔枝龍
眼檳榔蒟醬之屬芬香艷冶鮮甜爽脆魚鷄蜆菜堆積
於市酒支數年苟能順其風氣時其調適宜若無間於
中州至於控制山獠壓服海外大蠻夷歲時蕃舶金珠
犀象香藥雜產之富充溢耳目抽賦帑藏蓋不下鉅萬
計又必賴夫涕泣還金之吏而後有以愧夫輕生好貨
之俗厥任至重故常劇於他郡而必欲其稱職是又豈
得以其險遠之故毒瘴乘之而或略於民事者哉然則

世之仕者勿以其險遠可忘必圖其政山海之氓勿以其險遠自恃必奉其法度此則天子堂陛之間即為廣府誠不可以不慎也雖然自秦漢通路以還南越幅員數千里莫不自歸於經理撫綏之中至唐而後列為五府廣府實大山深峒惡民頑俗獷草搖風動常必德懷而威懾之然後自己間者一時山峒顓顓無所覺知之氓弄兵潢池假息湯釜至使父兄子弟修城柵繕壕塹晝夜鉦鼓凜焉若鉅敵之壓境訛言相驚繼之朝廷以

是而厲法令倣盜賊修馬政禁兵器是雖一拍疥癬之
微而徧身猶或為之不寧者蓋久而後克有定此豈可
以輕視南越一區之地而不深戒其山海之險遠者哉
嗚呼今之所紀者山川故在人物則悉已往而不可復
追矣遂因及其風土政事之槩者著于末簡苟有觀者
曾可謂為晉宗少文之卧游云爾哉予故得以具論之



淵穎集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淵頴集卷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春齡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宋枋遠

謄錄監生臣薩龍光

欽定四庫全書

淵穎集卷十

讀唐太宗帝範

元 吳萊 撰

初唐太宗帝範一卷十有二篇太宗嘗手撰以教太子
五代喪亂書有錄而遂闕暨今上征雲南楚夷始出以
獻而舊十有二篇復完予聞古今欲治之主不世出嘗
必立為治天下之法使其後嗣子孫有以世守之而不

敢失墜不幸而一旦昏庸懦弱之主或繼其後亦得有所扶持憑藉不至於甚亂而僅存此雖三代聖人創基垂統立經陳紀而務欲定為法度典章者然亦不過數傳則已自弃其先祖之訓賊國敗家接踵而有夏之太康商之帝甲武乙周之幽厲宜若無異於漢唐之季世然猶幸賴其法度典章之炳然播於宗廟布在有司賢聖之君復有赫然而振起者有此具也自是以來漢承秦亂而高祖立漢家之法唐受隋亂而太宗設唐室之

制嗚呼漢法遠矣蓋惟唐制傳之未久而天下多事邊
徼侵凌藩鎮跋扈盜賊相挺而起莫之能救此其故何
哉當隋氏大壞太宗始銳然盡舉天下於盜手即議立
國法粉飾朝章誠欲創其基業於前而特垂其統緒於
後使後嗣子孫得以繼續而行且將有恃於此而不害
於無所守者是故職官之任定以常員師徒之備設以
府衛用以授田則口分世業之法均度以斂財役民則
田租身庸戶調之制不紊自古者聖賢之道不作而一

切霸強苟簡之術用大宗乃能慨然庶幾乎先王仁義之意而務成貞觀二十餘年治平之功自漢以來可謂古今欲治不世出之主矣然而太宗每知太子之仁孝慈懦恐不足以任國而僅述古昔聖賢之遺訓帝王之常法強而教之謂為帝範及至太子即位曾不幾時內則惑於嬖后外則斥逐賢相則夫天下國家紛紜變故之迭至曾不可以思患而預防者卒至於易姓改號殺僂宗姓而後已然猶幸其有所扶持憑藉且不至於盡

亂而僅存者賴有法也惜乎當時太宗立法之際身教則從言教則訟每求其所以致然者自其法度典章之中或不能自免其瑕釁間隙之可議書有之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罔缺太宗之為治無乃文謨武烈一本於正又能無缺者豈或猶有可憾者耶何則太宗親定字內蓋因隋氏高麗喪師之後而得之自其即位北滅突厥薛延陀西制高昌徙其種人編置沿邊州郡而蕩然無有蕃漢內外之防及

其晚年又且東征高麗瀕死而弗已是雖高宗之慈懦猶襲其故深異乎漢孝元之議罷珠崖者降及數世而明皇繼之君臣晏安邊隙數動至竭天下之兵委之西北付以藩臣中國空虛大盜承之而遽起由是天下多故藩鎮盤錯奚契丹深入河北吐蕃回鶻連陷秦隴震驚都邑師徒撓敗土境日蹙而唐室之號令所及曾不出淮浙巴廣數十郡地而遂已職官之任師徒之備授田之法斂財役民之制大抵悉改於其舊此豈非當世

邊境用兵之或過遂致蔓延於中國而不少熄哉然以唐之子孫昏庸懦弱或危或微不絕若綫是雖太宗之法守之有未盡替得以扶持憑藉不至於甚亂而僅存誠求其所以致是亦由太宗平日貪勝好名之過瑕釁間隙實有以先開其源而漸熾其禍是則太宗前者包括四海指麾羣夷適足以為當今屈已和親敗軍卻境之效不可救已夫然故唐之一代天下之致治莫如太宗天下之致亂亦或自於太宗而後世議者不之覺也

嗚呼予觀太宗之志嘗欲法三代欲行周禮遂絀封德
彝之說而專用魏徵之仁義貞觀之治夫豈近世所可
遽及使其當時立法之際而其身之所行者一本於正
無復可議則雖三代聖人創基垂統立經陳紀之道何
異於是然而太宗終以不能遠及者是亦貪勝好名之
一過也詎不信夫

詰玉靈辭

予少嘗有四方志既長而益病且惜其志之或不我遂

也於是假爾泰龜用以卜其出處行藏之決者而玉靈
無所徵雖然古之龜書則久而不傳於世矣作詰玉靈
辭

予昔日之有事兮曾端策乎元龜虔揭我以吉繇兮曰
遠行之不疑志因循而弗立兮年偃蹇以失時祇自奮
而復蹶兮豈玉靈之獨吾欺惟玉靈之神聖兮諒天道
之秉為練時日之臧否兮佩國家之安危何嘉林之養
壽兮撫芳苓以教嬉遽清江之授節兮竟豫且之見羈

將靈繹其果獵兮爰眎高乎卜師矧梁卵及夫煇黃兮
幸鑽灼而無遺真古今之至寶兮實誠敬以自持曷玉
兆之罔信兮匪巫咸其孰能詰斯嗟童耆之我恪兮展
素書以延佇歷壯志之未及少試兮迄環堵之恒處彼
周路之砥平兮喜掉鞭而騰翥此崑谷之險幽兮闕蓬
蒿以羈旅況卑汚而蹇淺兮久屈蟠於泥土迺虛夸而
誕慢兮謂音節之協夫宮羽言無徵而悉合兮行無實
而畢舉用靜作之在人兮何冥頑之不吾告語緬天高

而地下兮聿依附以相成尚祁寒與暑雨兮或怨咨以
為聲當耘耨而務植兮迨負儋則資贏每叫號而銜鬻
兮競馳騖以交爭紛燕南而越北兮特踉蹌而不行顧
秦肥而楚瘠兮恍肝膽之相撓窮心思其恣橫兮罄利
欲之搶攘使太虛之日以百變兮曾不足以應夫萬有
之異情粵陰陽之雜糅兮肇品庶之憑生宜洪纖動植
之散殊兮實豫定其趺足與根莖何自知之不徹兮却
鰲馘乎厥靈苟厥靈之伊赫兮僅枯骨之我鏗胡文章

之不鼓汝譽兮抑智慮之不竭汝精信乎不內而務外
兮故卒與俗而咸諡為氓自玉靈之有言兮庸一泯於
至默雖吹華而我瀆兮恐告猶而弗食孰方功而義弓
兮孰體色而墨圻楚靈投詬而終不汝畀兮闕朗豫占
而任德茲一息之尚存兮幸五官之識職諒用舍之無
與於己兮庶藏脩之是力奈自治之不勇兮敢罔稼而
欲穡母謂龜策之不能以知事兮極神靈之不可測

竄宜樹辭

予自一二年来病既久而日以嗜睡又多夢或謂予
古有善睡者其神名曰宜樹蓋竄之乎予每恠夫病之
亟矣惟睡為能少息夫病也然而晝之所思夜夢見之
紛拏膠擾不遑少止是則甚非學道者之所宜有也作
竄宜樹辭

伊我生之多病兮迺獨處而上隅爰有托於假寐兮僅
身心之舒愉幸世紛之刊落兮寄吾夢之晏如等百年
為一指兮謂八極其遽廬昔宰予之在聖門兮曾譏斥

其不可雕朽何儆戒之遽忘兮恐宴安之或踰豈宜樹
之每為我崇兮竟淫荒昏其逃誅予誠與汝而並世兮
敢自陷於非夫惟枯瘠之若茲兮卒戰兢而自勵凜形
骸之欽肅兮召魂魄之迷潰竦志矛而汝擊兮充氣楯
以為衛據槁梧之不復瞑兮麾狂藥而弗齊拔妄華之
根撥兮斂邪壘之譏試尸蟲穢雜而不黨兮病骨纏綿
而何療歟天地之一清兮赫聖賢之吾對湛靈扁之寂
然兮蘊妙贖之無外精思慮其若一兮致事為之弗闕

信茲魔之囂逐以不返兮吾益見其通明而罔害嗟早
歲之我痼兮奈平居之鮮懼固精神之耗蝕兮漸榮衛
之疲殘迄旦為之見桔兮何夜寢之能安曷畀我以宵
漠兮思濟身之艱難當日用之不遑少息兮紛俗變之
相干顧嗒然而欲一隱其几兮懼純素之弗完文儒或
弛其名譽兮劍士寢喪其怒瞋尚喧騰拏攫之盡去兮
寧呻吟吟嚙嚙而增辱信默默而時化兮直繇繇而道存
吾何負而我遠兮雖自訟其奚殫彼陰陽之交會兮特

感變之所起宜正噩之有占兮實稜輝之相倚緬古莽
之睡矇兮復阜落之跳觥豈幻化之往來兮孰夢覺之
非是歟吹熱乎死灰兮恍撓淆於止水雖形接而謂夫
皮膚兮竟神通於骨髓何今魚而昔鳥兮且我蝶而彼
蟻方雲霧之倏為飛滅兮又雷霆之鳴燬貧何患而或
盈倉庾兮賤何辱而遽躋朱紫信苦樂之相乘兮罔動
靜之可弭謂靜定之可以自勝兮卒勦勞而弗已誠道
真之不至兮故徒與世妄而同軌自我病而益病兮匪

宜樹其誰尤肆操存而不舍兮收視聽而與謀儼聰明
之不我壅蔽兮愈泮矣而優游要虛憺之盡黜兮俾蓓
蓓之日瘳惟真人之無夢兮在一默而何求縱我夢之
或可少徵兮吾又何得乎黃帝與孔丘盼晴牕而笑傲
兮發靈簡以謳歌冀宜樹之一竄以不復兮用稽首于
玄都

葛天氏牛尾八闋樂歌辭

古者葛天氏之世世道治矣而人民康又樂是用作始

教人操牛尾投足而歌之是亦天地之間自然之至音也然而樂辭不傳後有博古閎覽者惜古樂之日闕不顯託而補其辭凡八章

載民一

於赫顯穹降厥生民生民如何羣物與淪俗無上下親孰父子爾駢爾狂孰綱孰紀泊乎無名澹乎無聲天地無作聖人化成我民自化帝不汝得是曰載民我民之則

玄鳥二

玄鳥來矣我民其興氣以陽發質以陰凝玄鳥歸矣我
民曰息靜安其性動職是職爾居爾巢禽獸蟲蛇爾食
爾火蚌蛤果蓏我利我養相時制宜匪政匪教尚安所
施

遂草木三

邈矣上古元氣肇萌彼浮斯萋庶草彙生孰聞我區孰
豐爾茁標山砮川擗皮採實火無熾炎水無浩洋狡蟲

金史卷之八
卷十
斯伏鷖鳥弗翔允哉樂茲草木蕃廡嗟吾何思維聖之緒

奮五穀四

孟春正月我出于田矧我勞勩思我瘠損揉木耒之剡
鐵耜之天雨漚之時風耔之維糜維芑維稻維梁弗爾
穢莠亦弗蓄蝗五穀告熟民人率育育焉熟焉自古有
年

敬天常五

太玄伊始風氣日開天有常道生養死埋犬雞巷中麻
麥畝首貨財既來什器孔有卧則吐吐食則吁吁飢則
求食飽則棄餘於乎不顯孰不念聽日監在茲奈何不
敬

達帝功六

昔在泰皇君臣道生君有五期輔有三名上昭天光鳥
獸文章下協地符龜馬圖書一人在位萬邦順軌無幽
弗燭無險弗砥黎獻共臣蛟螭畢從匪帝之功伊誰之

功

依地德七

我望兩海中有崑崙天靈被跡乾曜合元孰來蜚龍孰
度七囿人禽並擾庶品蕃毓乾以易知坤以簡能甲歷
既正機矩迭乘帝予何言天地之德我民之依俾民弗
忒

總萬物之極八

自有聖人我革鴻荒何毛何血曷弁弗裳維聖人富維

聖人壽聖人之厚萬物之阜熙熙乎和皞皞乎大道有
自然德無疆界爰命樂師投足握麈欽茲念哉天下攸
歸

右葛天氏八闋樂歌辭凡八章蓋予嘗讀呂氏春秋頗
載葛天氏之樂名而不聞其樂辭予故本其樂名特補
其缺樂則古矣樂辭今也古今之樂殆不可以遽同者
也然今之天下猶古之天下是雖邈乎遠在數千百載
之下何獨不如葛天氏之世乎古之說者每稱上古之

世代歷紀者尚矣自羲軒以來柏皇受禪迄于葛天氏
十有餘傳歷年之久近都邑之建徙要皆不能以必得
其實者況其樂哉然以古之王者道合乎上德依乎下
恬澹而神明內顯恭默而政教四達煦焉而春發凜焉
而秋肅陰陽之氣畜積而舒布民物之俗優游而康樂
由是天地自然之音出之於口而成歌天地自然之節
動之於手足而成舞舞必三人歌必八閨操之必以牛
尾播之必及於帝功民事吾知其節八音行八風屈伸

綴兆俯仰參錯而具有其容矣吾又知其沐浴膏澤歌
詠勤苦聲文音律安徐和緩而務合乎法矣皇羲之琴
女媧之笙朱襄之瑟伊耆之箒前後相耀彼此相襲是
蓋近而英咸韶濩遠而中拂鞞鐸之所自出者也近古
以降大樂官失職古樂日廢然而五音七音六律六十
律四清聲八十四正調之法度猶有賴乎西域龜茲之
所傳唐末五代之亂又從而殘缺不備訛謬失節至使
蜀一賤卒而欲立一代之樂府鎔金鏤石崇牙列虡足

以極衆工之選雖若名儒鉅子學不聞古樂無其師竟
無有一舉口議其可否而請以更張者於是古之所以
吟咏其性情動盪其血脉消融其渣滓者無復可見而
淫藝邪僻驕慢輕剽之風日競月增覲不之恤子女優
優舉聲號罷杯盤狼籍頓足跳踊則已雜出於鄉邦聚
會賓客讌飲之間矣嗚呼古今之樂其信不可以遽同
者耶此予重有取乎葛天氏之樂名而特補其樂辭者
也後有聞者得而歌之且將惕然有感於古樂之不作

矣又何愧乎樂辭之今也哉然以黃帝以下六代之樂
與夫成周之九夏唐元結皮日休乃得而盡補其缺鑿
乎鼓之軒乎舞之或者當百王之末造而猶可以得返
太古之遺聲乎嗚呼遠矣予是以特錄其辭而又論之
尚庶幾乎大樂官之採擇

嚴陵馬君仲珍父誄辭

維元統二年月日嚴陵馬君仲珍父卒於家凡歷六椿始
克葬于新亭里先人墓側我二三子追愍其遺行之不

昭於時乃作茲誄用相其哀誄曰

於嗟馬君厥姓維嬴是曰造父別封趙城趙之既王奢
也善兵爰邑馬服開國秩卿世降炎劉北州籍名援分
戚里融振儒聲逖馬鉅唐重績治經孰揚天朝燧握節
旌信茲苗裔何代弗榮播爾宗譜百世一程故汴之遷
視杭作京靖念爾祖策科騰英敷歷州縣執持憲刑鴻
躋鳳翥玉潔冰清徑躋法從領袖明廷端紳搢珽實棟
國傾維言維行流風盛行曰孫曰子夥有簪纓世祿日

遠家羶相承如何君子異我編氓維君自幼鍾厥豐偉
長而好學耽翫書史昭茲六經卓有根柢老儒後先搜
擿章指孰王非網孰聖弗髓發揮義殊談論蠹起恣觀
百家涉獵衆技儒墨交戟德刑迭燬鴻荒迄今王霸滅
否薄海內外華戎遐邇孰詩孰賦鏗合宮徵或玄或竺
彪別邪詖我常謂多君謂道尺泓涵浸潤吸嶺峒峽君
不自能蔚為秀士立辭摘藻聞者風靡自君既壯幸有
時譽矧學之益弗據要路緬爾祖德敢惜我故熾爾學

業肯墮我素名場大開百郡充賦匪閩伊楚矜懷犇驚
彼哲此薰揮霍吞吐聚焉風雨散若雲霧孰玉弗雕孰
金弗鑄匠般何人文梓弗遇惜哉數奇得此遲暮誰非
退鷁誓不脫兔我儋我簞爰告我渡我吏其儒律我章
句彼賢非賢孰妬弗嫖菰城甫里雪浪煙樹人皆儒顯
我獨儒誤君何不淑復奪君遽宣無文學尚寐無寤予
載一朝昇彼丘墓伊昔大化乃形爾身既具四體孰儲
爾神何言何默既笑既顰何冠何履被服襍襍孰羸爾

學使爾有聞孰嗇爾仕忍不少延維其生之夭閔弗完
豈如無生宵漠自然我問玄宰孰司其權紛綸變易渺
是天淵愚蒙者壽智勇則顛卑污者寵藻麗弗宣顏駟
塞剝至老乃遷劉晝擯斥厥有詆言言念君子過彼二
賢嗟嗟奄迫命不可攀蓋予羈州曾奉顏色爰受君詩
僅識繩墨君不鄙夷忘我年德我心爾諧略我儀飾我
來自東我病殊極君苦我留撫茲衽席陳薦酒肴翻倒
琴策一年一集歌咏忘食云何遽離久不我即我卽于

西遇君逼側大江作潮我溝我洫鸞鳩搶地我覆我翼
曾是茲秋嘉節是逼奈以賞心強欲登陟滿天陰雨被
蓑著屐故交何有獨不遑息割然長嘯崑谷罔覲慘悽
中人輾轉病極君生窮窶君死豪特新亭之里痛此奄
奄我今謀茲玄石弗泐嗚呼珍父是用哀惻

春秋胡傳補說序

春秋之學自近世本河南程氏程氏曾有春秋傳序而
傳未完武夷胡公安國蓋又特出於程門之後而私淑

艾之故今胡傳多與程說相為出入吾固知胡氏之傳
春秋本程氏學也然而隱桓之際訓釋頗詳襄昭以降
遺漏甚衆又况光堯南渡而胡氏以經筵進講至於王
業偏安父讎未報則猶或未免乎矯枉而過正也宗人
正傳間者嘗讀胡傳乃因傳說之未備從而補之此誠
有益於學者曩余嘗論春秋之大凡欲以發明胡傳之
一二而正傳先之故敢私序其說於正傳所論次之後
曰夫春秋者魯史爾自魯史而為春秋則春秋乃史外

傳心之要典而特為聖人命德討罪之書矣然自唐虞以來典禮教化有人心感發之妙爵賞刑罰有政事勸懲之嚴伯夷之降典播刑皋陶之明刑弼教何莫而非此道也惜也春秋之世文武周公之舊典禮經魯不復赫然振起於天下而天下公侯五等之國亦莫能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事天子惟吾聖人蓋有聰明睿知之德而無其位於是獨持其命德討罪之筆而欲以定天下之邪正也吾賞焉而賞非私與邪也吾罰焉而罰非私

怒此其陽舒陰慘舉直錯枉之間先後有倫衆體有要是謂經制持循準的不容少紊人情之輕重不同世故之治亂亦異是謂權義游移前却必得其宜要之堯舜文武之治未墜於地而吾聖人所以務盡其祖述憲章之道者至矣實聖人時中之大法也夫然故春秋聖人之法書世之學者猶議法之吏惟其知聖人之道揆而宅心忠恕然後可以通聖人之法守而立說坦夷雖然學者徒以其一曲支離淺中狹量之資求之未易以及

此也或曰春秋尊王聖人因之粉飾太平而多褒至治
之世曾無奸暴之俗而惟以德化者或曰春秋衰世聖
人且以為舉國不可勝誅而多貶始亂之俗雖以微小
之罪而必舉其法者也是故舒之而遂縱者陵遲廢弛
無法而益亂操之而愈亟者煩苛刻戾得不至於秦人
恃法而寢濫乎嗚呼二或之論誠非所以識吾聖人時
中體道之大權者矣又將何以窮經而致用哉自王安
石以丞相說經春秋乃廢詆不用世之學者往往多自

為說至於意有穿鑿巧為傳會分裂聖人大體乖異先
儒成說漫有精義至當之論一說之外不知其復有一
說也蓋惟程氏為能通乎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又
無完書世之盛行胡傳而已胡傳本乎程氏之學程氏
之學又信乎聖人時中之大法也然而猶有所未備者
焉今也正傳乃從而補之誠是也正傳其真議法之吏
哉雖然前王之律昭然甚明後王之令紛然雜出宏綱
大指既無其統微辭碎義蓋浩乎多若參商矛盾之不

相合者吾益懼焉卒以待吾正傳而後定也昔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善哉言乎學者又當自是而求之此其必有合於春秋者矣

吳氏戰國策正誤序

戰國策十有一卷凡言周秦六國宋衛中山之事古有高誘註最為疏畧近世縉雲鮑彪乃復分析章數竄易字文悉今可讀而不致有喋口敝舌之虞雖然古意寔

已失矣要之古今之字義曾不同南北之方言或隨以異而彪欲以後世窮鄉曲學而盡通之吾知其必至於穿鑿粉飾而強其所不可通則反不若誘之疏畧也宗人正傳嗜古書嘗以國策之多誤暇日則取太史公史記及戰國諸子所自著書前後比較既又考夫近世劉攽錢藻姚宏等本參伍錯綜然後有以見其語言之殊異傳寫之缺訛而是正之蓋頗貴乎誘之近古而深惜乎彪之妄作也於是世之讀國策者文從字順不失

其真戰國君臣從橫游說之事併可得而極論矣蓋夫古者先王之世道德同教化行而風俗一士之有賢材學業者修之於身著於其國或以德舉或以言敬要皆可以考名覈實而趨事赴功無或敢為熒惑變亂而懵乎是非黑白之混淆也然而聖人當夫天下極治之世每有慮焉蓋曰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豈不以世之讒人傷絕善人之事震駭衆人之聽邪僻自此焉而進用矯偽自此焉而假託出入起居發號施令將無所往

而不鑒於道苟謂世為極治而慮不及此吾恐其漸為
始亂之基矣是故聖人深以讒邪之說有未易化而且
有以教之必使其遷善改過而後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夫然後士之有德有言者各稱其任而天下之欲趨事
赴功者亦皆實有所稽而無歉矣自戰國以來先王之
治日以遠甚聖人之教若罔聞知士之紛騰馳驟於天
下者曾無常有之善心而惟磨厲其舌肆為讒說莫之
能恤析言則離於理破律則懷於法亂名則喪其實改

作則反其常此固先聖王之所必誅而不以聽者而戰國之世乃安然而行之孱君弱將纖兒佞妾劫之以敗降殺戮之苦誘之以聲色狗馬之好情知非是巧為文飾勢欲離合強相傾陷卒使上世元德顯功之曹日就淪亡而後已嗚呼讒邪之說有可畏哉蓋昔孔子曾用於魯未幾而即有少正卯之誅徒謂其言之偽而不由於誠學順之非而不由於是雖吾孟子亦甚惡夫處士之橫議異端之並起詖淫邪遁不可勝窮惜乎孔孟

之道久矣不明於世戰國之士不復知有義理之當然而惟以利害相勝故今斷斷然悉以為古之讒說可聖者也然今誘也注之彪也釋之吾正傳乃從而正其誤又豈不以國策之言為不可廢歟雖然正傳學孔孟之學者也自先王道德教化之治本諸人心播於簡冊充衍洋溢遠而未斬是故春秋之世鄭之賢大夫且能善於辭令應對諸侯鮮有敗事聖門言語之學達如子貢亦或一出於魯而彼齊晉吳越等國為之有變至於

排難解紛成彊取霸而後定焉前乎此矣於是而後公
孫衍張儀陳軫樓綏蘇秦秦弟代厲之流揣摩捭闔權
謀術數浩乎若江海之浸恍乎若鬼神之不可端倪雖
其譏邪之說周知義理而僣倒錯繆之一時口頰之移
人固有非後世膚見謏聞者之所可遽及嗚呼先聖王
道德教化之澤一旦而遂至於此言之可為於邑矣然
自其文辭言語而觀之惟楚漢戰爭之世尚為近焉已
不能盡及它則曹魏鼎足而割據李唐參布而分藩交

兵之際奉使往來權術相傾議臣竊起曾無異於戰國
楚漢紛紜之時者竟未嘗有一言語之慊動一文辭之
譎勝雖以當世史臣極力摹擬而為之亦且羞澁畏懦
衰耗促數無復有昔時辯士說客之遺風矣是故世之
讀國策者卓然視為先秦之古書不可廢也必也本之
以心術之公約之以義理之正謹之以辭令之發戰國
其文而非欲戰國其學也此則正傳之志也又在乎世
之學者善讀焉而已矣

石陵先生倪氏雜著序

自東都文獻之餘天下士大夫之學日趨於南或推皇帝王霸之畧或談道德性命之理彬彬然一時人材學術之盛不可勝紀蓋東萊呂公本其伊洛義理之學且精於史永康陳公同父方與之上下頡頏其議論而獨貴於事功夫以國家兵戈離析之久王業偏安人心不固紀綱廢壞風俗蕩焉而失防意將自有酌古準今知時識務之士雄豪智勇閎爽穎茂而出於其間或者猶

慮其古方新病之不能以救亟也當此之時同父嘗陳
征討大計石陵倪先生朴實先後同父草書萬言欲以
兵戰自效不下同父然同父因其才力氣岸之豪中陷
於罪釁至老纔得高第終以不得馳騁於中原而遂至
淪沒先生方自以其學勝亦且不能於鄉里至以罪廢
徙筠陽故雖有志焉而終以寒窶而老死蓋予每觀先
生之書則為之沈吟痛惜而不能自己先生嘗本其兵
戰之所自出備知天下山川險要戶口虛實著為輿地

會元四十卷又推古今華夷內外境土徼塞之遠近繪
以為圖張之屋壁而預定其計策逆料其戰守者不一
而足是將願出為當世有用之學而不欲僅為儒者陳
腐無實之空言當時之士惟同父為能知之先生亦惟
寄示同父而不遑以他及者也然使先生之志且與同
父獲用於世天下之兵蜂集蟻聚勝負雖未可知必也
人心國論之既定于一力守東南以為保障專意西北
以謀進討江淮襄漢日以寧謐秦鳳陝虢之間遺民襁

負義士壺箎尚不為無補於萬一者是則後世所以深
有取乎樂教之常生而重恨曹蜎之淹淹待盡也夫自
南北分裂士之學者方守於一偶而禹跡之所被者率
不能以徧歷黃河之源出於崑崙黑水之流播於南海
而近世地理之家茫無據依遠相億度蓋今海內混一
重譯萬里黃河自星宿海發源歷九渡河而後北會於
臨洮積石之西黑水復流其西界而徑趨於滇越之外
境若可以燭照而數計者譬如談天文者每以洛陽居

天地之中然而南至比景比踰鐵勒斗極出沒高下之度殊不可以常度準又豈得徒溺乎義和渾天之器而獨不少究乎周髀勾股之法哉是故先生輿地會元之書茲既不能以復見至於華夷內外境土徼塞之圖則猶未免乎參差矛盾而未盡善者此殆古今祖述編類之一疵也雖然先生之學誠可謂博而有用者矣當呂公云亡先生貽書同父謂宜力學以紹呂公後而同父喟然不悅是其一時人材學術之盛卒不肯俯首以隨

人下而欲自表表於世自今觀之前輩老成凋喪俱盡
新學小生鹵莽不學是以一切墮於黃茅白葦而欲以
為同竊其殘膏剩馥而不敢有異至其立言箝口結舌
而無所發明臨事則亦玩時愒日偷懦憚事而不足以
赴其鼓舞作興之機者此皆見棄於先生者也藉令先
生之學本之以伊洛之義理而又無貴乎永康之事功則
其所就且將不止於此雖然今之學者尚可及耶吾固
未易以王道霸術之並行而遽少之也初武夷謝翱臯

羽嘗因先生之書選為一編今始得其全帙號曰雜著者觀之又嘗過其所居則山洞湮塞棟宇傾蕩莠兒牧豎悲歌躑躅猶能示其故墟而亦不能詳也況其所著之書耶嗚呼士無當世之功業而徒務於有言不至于此不極也是又古今文士著錄藝文者之一歎也悲夫

淵穎集卷十